

第二章

理论支持

2.1 翻译的本质

Catford (1965) 写的一本书中将翻译定义为“将文本材料从一种语言（源语言）替换为等效的另一种语言（目标语言）的文本材料”。同时，Nida 和 Taber (1982) 指出，翻译是“使用最接近源语言的对等语言将文本从源语言写回目标语言” (p. 12)。另一方面，Newmark (1981) 指出翻译是“将源语言中的信息替换为目标语言中的相同信息” (p. 7)。因此，可以说翻译是将源语言中传达的信息改用目标语言写，而且须使用目标语言中最接近的等价物，无论是在含义还是语言风格方面。翻译中最重要的是源语言中的信息恰当地用目标语言很好地传达，语言风格就会随之而来。

正如 Mounin 在 Newmark (1988) 中的观点 “*translation cannot simply reproduce, or be, the original*” (p. 3) 或“翻译不能简单地复制或成为原文”意味着在翻译中，它不仅是重新传输和保持源文本的原始形式，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译者在进行信息传递过程中必须考虑的方面，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才能达到对等。在翻译中，翻译者的信息必须保持并传达给译文的读者，在目标语言的内容必须与源语言相同，以便源语言中引用的信息可以被目标语言读者理解，即使形式可能不同。所以，好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相同，而是包含相同的信息。

从有关翻译的几种理论可以得出结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优先考虑意义对等，将用源语言写成的信息传递到目标语言。译者充当了源语言向目标语言传递信息的桥梁，因此译者必须掌握两种语言，即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才能实现翻译中的对等。

2.2 视听翻译

译者在翻译电影、电视节目等视听形式的材料时，不能只根据其中包含的句子、短语或单词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无论是书面文本或口语形式。译者必须注意可能影响翻译结果的其它方面，例如文化元素、对话的上下文、对话的背景等等。

根据 Goettlieb (2005) 的观点，视听文本是多符号文本 (*polysemiotic*) 类型的理想形式。多符号文本字面意思是由许多符号 (*semiotic*) 元素组成。这种类型的文本不同于单符号 (*monosemiotic*) 文本类型，即仅由符号元素组成的文本，例如小说。根据 Gottlieb 的观点，多符号文本不仅包含语言符号特征，还包含非语言符号元素。符号要素以语言和非语言特征的形式实现，是一种传播媒介的表达形式，或常被称为渠道 (*channel*)。

完整的视听文本中包含多个渠道 (Goettlieb, 2005)。因此，视听文本也被称为多声道文本。根据他的说法，有四种类型的通道在视听文本中同时运作：

- a. 图像，它是动态图像和静态图像；
- b. 文字，包括出现在电影中的文字以及字幕（演职员表、标题和对话字幕）；
- c. 对话，有意义的对话。背景场景中各种听不清楚的话语，不属于这一类；
- d. 音效，包括任何声音和音乐（原声带）。

基于源语言及其目标语言的符号身份，根据 Gottlieb (2005)，字幕是包含在符号内 (*intrasemiotic*) 类别中。原因是因为即使从源语言的口语到目标语言的书面语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实际上翻译的结果仍将是作为原始口头对话的口头形式，尽管 Gottlieb 不能否认有符号平衡发生了变化，因此以听觉为主的原始文本变成了更具视觉性的字幕文本。

根据 Gottlieb (2005) 的观点，字幕是一种非符号化翻译，即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使用不同类型的渠道为特征的翻译，根据 Gottlieb 目标语言中的通道与源语言中的原始通道相同。在字幕制作中，源语言中的口语或语音通道变为目标语言中的书面语。源语言的图像和声音效果等其它通道保持不变。因此，在字幕（翻译文本）的结果中，符号构成不会完全改变，而只是几个部分的改变。因此，视听文本的翻译或称为字幕翻译是从符号元素中以包含在多通道/多模态/多符号文本（文字、图像、音效、语音）中的通道或模式的形式翻译语言和非语言元素，转化为文本元素，以书面形式口头表达。

2.3 语义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65) 在他的《*Aspect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一书中被 Aminuddin (2003) 引用了 20 次，他揭示：“语义是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句法和音系。这个词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语义成分决定的” (p. 27)。接下来，Dedi Sutedi (2009) 解释说，语义学是研究意义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语义本身的对等性在翻译过程中非常重要。从这个理论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没有语义的语言组件会使生成的句子感觉不太好。因此，语义研究在翻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根据几个标准和观点来区分意义的本身。根据语义的类型，意义可分为三种，即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语境意义。根据词中指称的有无，可分为指称意义和非指称意义。根据词中是否存在价值感，意义可分为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最后，根据意义的准确性，可以将意义分为词项和词义。

印尼文和中文翻译中语义差异的一个例子是中文中“我爱我的家”的翻译，“家”其实在中文大词典里有几个意思，就是“住宅建筑；一般的建筑物；家庭”。可是在目标语言那个词被翻译成“aku cinta rumahku”，这个翻译是错的，因为在源语言“家”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家庭”或“keluarga”在印尼文，不是建筑物。所以译者应该翻译成“aku cinta keluargaku”。

2.4 形态

形态学是语言学领域之一，它研究单词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单词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词汇意义。在翻译中，形态方面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部分。词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充分对等有关。Amstrong (2005) 指出，单词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在分句或句子结构中移动。此外，中文为源语言，印尼文为目标语言，由于形态模式的差异，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

根据类型，语素分为自由语素和绑定语素两种。

a. 自由词素

可以直接在语音中使用。自由词素也称为词根词素，它是词素，是构词的基本形态。之所以称为基本形态，是因为它没有发生形态变化。

b. 绑定词素

绑定词素是必须首先与其它词素组合才能在语音中使用的词素。绑定词素也称为词缀语素。基于这样的理解，绑定语素是因为这个词素没有词汇能力，而是语法意义的原因。绑定词素的例子有：-nya、-an、-kan、ber-、me-、mem-等等。

一个形态差异的例子是中文和印尼文单词之间的错误，中文中的“我乘船航行”的句子，在印尼文中翻译成“saya layar menggunakan perahu”，在这个句子中“layar”这个词在KBBI印尼文词典里意思是“kain tebal；tirai”或在中文是“厚布；窗帘”，在词典里这个词是一个名词，但在源语言中用的词是一个动词就是“航行”，所以在目标语言使用的“layar”这个词是不正确的。这个词需要加一个词缀，即“ber-”。在KBBI印尼文词典里“ber-”有“menggunakan；memakai”或“使用；穿着”的意思。如果将“ber-”和“layar”这两个词组合起来，它将变成“berlayar”或“航行”，这个词是一个动词。所以正确的翻译是“saya berlayar menggunakan perahu”。

2.5 字幕

字幕是翻译文本的过程。字幕指以文字形式显示电视、电影、舞台作品里面的对话等非影像内容，也泛指影视作品后期加工的文字（丁大勇：2006）。Shuttleworth 和 Cowie (1997) 指出字幕 “*is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synchronized captions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dialogue*” (p. 161)，在中文是“字幕是为影视对话提供同步字幕的过程”。O Connel (2007) 解释说，字幕 “*is defined as supplementing the original voice soundtrack by adding written text*” (p. 169)，或者“被定义为通过添加书面文字来补充原始语音配乐”。从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得出结论，字幕是将消息从源语言（口语）以书面形式/文本形式转移到目标语言中，并在对话时同时显示。制作电影字幕基本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受到媒体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从媒体因素来看，这意味着翻译后的文本会以比书本或小说更窄的空间显示在屏幕上。

根据 Gottlieb (1998) 的说法，字幕分为两种，即：

- a. 语内字幕翻译 (*Intralinguistic*)

Intralinguistics 是一种垂直的字幕形式，因为它显示符合原始语言的字幕，变化只以时尚的形式发生，因为它只是将口语信息倒入文本形式。这种形式的字幕通常用于针对有听力障碍等观众的地方电视节目，也用于外语节目中进行语言学习。

b. 语际字幕翻译 (*Interlinguistic*)

Interlinguistics 是一种对角字幕形式，因为翻译者将口语信息转移成外语，从而导致模式和语言的变化。同时，基于技术层面，字幕分为封闭式字幕和开放式字幕两部分 (O Connel, 2007)。封闭式字幕以图文电视的形式出现，这是可选的，这意味着可以根据观众的意愿显示或不显示文本。而开放式字幕是电视节目中常见的一种字幕类型。观众无法移除影片中的字幕。换句话说，字幕出现并融入电影中。

2.6 翻译意义的转移

翻译中的转移是为了实现源语言中的信息与目标语言中的每种语言形式的对等而发生的翻译改变。翻译的转移必然伴随着语言和人类使用语言的思维的发展而发生，意义也会随之发展。

意义的转移发生在被称为委婉语（弱化意义）的印尼语单词（短语）中。译者可以通过以新方式更改符号（单词、短语）并改变其含义来做到这一点。促进意义变化的因素正在发展语言和文化的差别。

这些因素是能够导致意义变化、意义扩展、意义限制和意义转移的事物，概括为意义的发展。根据 Simatupang (1999) 的说法，翻译中可能发生三种意义转移，即：

2.6.1 从泛义到特义的改变

在第一个类型，单词在源语言具有更通用的含义，但在目标语言中，单词具有更具体的含义。例如：印尼文中的“*tangan*”这个词有通用的意义，但在翻译到中文时翻译成“手臂”，这个词有更具体含义就是“手的一部分”或在印尼文是“*lengan*”，而“*tangan*”在中文是“手”。

2.6.2 从特义到泛义的改变

这种移位与 2.6.1 的相反，源语言中的单词包含更具体的含义，但目标语言中的单词具有更通用的含义。这种转移经常发生，因为在源语言中找不到正确的目标语言等价词，所以译者使用在目标语言中具有更广泛含义的词。例如：中文中的“矿泉水”，翻译成印尼文时变成到“air”，但其实“矿泉水”的意思是“air kemasan”，而“air”的词在中文是“水”。

2.6.3 文化观点不同导致的意义改变

这种改变的发生是因为每种不同语言的使用者的不同观点和文化。例子：中文中“戴绿帽子”，在印尼文中翻译成“memakai topi hijau”，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戴绿帽子”的意义是“selingkuh”不是“memakai topi hijau”。这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一个短语，用来讥讽某人的配偶出轨。

2.7 翻译错误

因为不掌握翻译的目标语言或源语言的规则而导致翻译的转移或翻译错误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这种分析被称为语言错误分析（*Linguistic Error Analysis*）（Norrish, 1983）。

语言错误的分析分为三种，即：

2.7.1 语义错误 (*semantic errors*)

发生此错误的原因是翻译人员无法在目标语言中显示源语言的含义或信息。这种类型的误译更多地关注每个词的含义。例如：中文中“脚”的词，若是在印尼文中翻译成“tangan”，它们俩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脚”的意思是“kaki”，而“tangan”在中文中是“手”。

2.7.2 形态错误 (*morphological errors*)

出现此错误是因为翻译者无法在一个单词中显示来自屈折词缀和派生词缀的含义。此错误中包含的错误可分为两组，即：

1. 屈折变化后缀形成比较和最高级的意义 (*comparison*)，例如：在中文中“我的人生最好的经验”的句子，在印尼文中翻译成“salah satu pengalaman bagus di hidupku”，在源语言的“最”没有被译者翻译，然后译者也加上“salah satu”的短语，这个短语不可以放在这个句子里面，因为“最”在中文大词典的意思是“表示程度达到极点，超过一切同类的人或事物”，不是表示“salah satu”或在中文中“其中之一”；
2. 派生词缀形成动词 (*transposition*)，例如：中文中“请画给我这张图片”的句子，在印尼文中翻译成“tolong digambar aku gambar ini”，在这个句子的“digambar”是不正确的，因为“di-”这个词在 KBBI 印尼文词典中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是表示受某人或其他事物影响的动词。所以在目标语言的句子“di-”的功能是不对的，因为源语言的句子的意思是一个命令“请画给我”，所以“gambar”这个词必须附加一个词缀，即“-kan”变成“gambarkan”，在印尼文词典 KBBI 中“-kan”表示一个命令。所以正确的翻译是“tolong gambarkan aku gambar ini”。

2.7.3 句法错误 (*syntactic errors*)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是译者无法显示源语言的含义或信息，其特点是词序错误和短语、子句和句子结构的使用偏差。句法错误分为两种类型，即：

1. 词序 (*word order*)，例如：中文中“昨天他踢足球了”的句子，在印尼文翻译成“dia bermain sepak bola kemarin”，目标语言的句子跟源语言的句子是有不一样的含义，在目标语言的含义是“他踢了昨天的足球”；
2. 遗漏 (*omission*)，例如：中文中的“他的电脑是世界最好的电脑”这句话，在印尼文中它被翻译为“dia adalah laptop terbaik di dunia”。“dia”在这里是“他”的意思。源语言中的第一个“电脑”这个词没有被译者翻译成目标语言的句子，所以印尼文翻译与源语言的句子有不同的含义。

2.8 之前的研究

此前已有很多关于意义转移和翻译错误的研究，但对于电视节目字幕意义转移和翻译错误的研究却鲜有研究。

在 Marsa Soemargo (2017) 题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文到印尼文）中的形状和意义的变化分析》的论文工作中，译者讨论了出现在字幕中的形式和意义的转变。电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运用了 Catford 和 Simatupang 的关于转移形式和转移意义的理论。从这项研究中发现，发生最多的转变是类别转变和从泛义到特义的改变。

在 Rita Erlinda (2008) 进行的题为《翻译作品中的形态和句法错误分析》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将各种以教育为主题的英文文本翻译成印尼文，只检查了对英语学生进行的测试结果中的词法和句法错误。此研究结果表明，作者发现了一个构词形式的形态错误，以及一个词序、遗漏和未能传递源语言文本含义的句法错误。这项研究没有检查 Norrish (1983) 所表达的所有类型的翻译错误，即语义错误、形态错误和句法错误。

在 Henggar P、Adilla A.S、Zuyinatul 和 Chendy A.P.S (2021) 拥有的期刊《印尼文到中文社会文化翻译课程中学生翻译错误的识别（语义研究：意义不匹配》中，作者只检查了语义错误翻译。作者在语言错误理论方面使用了 Tarigan (1988: 196) 的理论。这项研究表明，学生犯的错误最多的是单词选择错误，并且意思几乎相同，但功能不同。

有了前三项与意义转移和翻译错误相关的研究，笔者更容易在作者的研究中找到参考资料。在之前的三项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检查电视节目，也没有一项研究同时检查意义转移和翻译错误。